



文 | 白 | 对 | 照 | 全 | 译

资治通鑑

司马光题



[宋]司马光◎著 黄锦鋐◎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◎合译

第四辑·南北朝

【〇拾壹】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|文|白|对|照|全|译|

资治通鉴

[宋]司马光◎著 黄锦铨◎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◎合译

第四辑 · 南北朝

卷一百三十三 宋明帝泰始七年 ~ 卷一百四十八 梁武帝天监十七年 (471 ~ 518)

【○拾壹】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三

宋纪十五

起重光大渊献（471）

尽旃蒙单阏（475）

共5年

太宗明皇帝（下）

泰始七年（辛亥，471）

1. 春，二月，戊戌日（初十），分出交州、广州的部分，设置越州，州治在临漳。

2. 起初，皇帝任湘东王时，为人宽和，有好的名声，而为世祖所亲信。即位初年，附和义嘉（晋安王刘子勋）的人，大多赦免，并依才任用，与旧臣一般。到了晚年，则猜忌残忍，喜好鬼神，尤其有许多的忌讳。在言语、文书中有“祸败”、“凶丧”，以及类似的词句，要回避的有数百种以上，有犯的一定杀戮，把“驺”字改为“狐”字，因字形很像“祸”字的缘故，左右臣子若犯了他的意旨，常有被剔内脏斩杀的。

当时淮水、泗水一带对魏用兵，府库空竭，内外百官，都中断俸禄，但皇帝却奢靡无度，每次制造器物，一定为正御、副御、次副各做三十个，近臣专权，贿赂公行。

皇帝本来没有儿子，秘密地把其他王姬有孕的，送进宫中，生下男孩，就把她杀掉，再让宠姬抚养。

泰始七年（辛亥，471）

1. 春，二月戊戌，分交、广置越州，治临漳。

2. 初，上为诸王，宽和有令誉，独为世祖所亲。即位之初，义嘉之党多蒙全宥，随才引用，有如旧臣。及晚年，更猜忌忍虐，好鬼神，多忌讳，言语、文书，有祸败、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，有犯必加罪戮。改“驺”字为“狐”，以其似祸字故也。左右忤意，往往有剝割者。

时淮、泗用兵，府藏空竭，内外百官，并断俸禄。而奢费过度，每所造器用，必为正御、副御、次副各三十枚。嬖幸用事，货赂公行。

上素无子，密取诸王姬有孕者内官中，生男则杀其母，使宠姬子之。



这时皇帝生病，因太子幼小，对弟弟们很忌讳。他的弟弟南徐州刺史晋平刺王刘休祐，在以前镇守江陵时，贪暴无度，皇帝不让他出镇，留在建康，而派长史执行该州政务。休祐生性刚狠，前后不止一次得罪皇帝，皇帝积恨而不能平息，忧虑将来不能制服，正要找机会除掉他。甲寅日（二十六日），休祐随从皇帝到岩山射雉。休祐的左右侍从都在仪仗后面，日色渐暗，皇帝先回宫，派左右寿寂之等数人，逼迫休祐坠马，再共同围殴，把他拉死，并传呼说：“骠骑落马！”皇帝假装惊动，派御医不停的前往，等休祐左右到达，休祐已气绝。把车轮卸掉，用车箱抬着尸体回府第，皇帝追赠休祐为司空，以礼埋葬他。

建康民间谣传，荆州刺史巴陵王刘休若（皇帝第十九弟）有最尊贵的相貌，皇帝把这话告诉休若，休若忧惧。戊午日（三十日），皇帝以休若代休祐为南徐州刺史。休若腹心将佐，都以为休若回朝廷，一定不免祸，中兵参军京兆人王敬先向休若说：“现在皇上病重弥留，政事由禁中决定，这些狂妄的小人，要翦除全部的宗室，以逞其私欲，殿下声誉久享海内，受诏入朝，必有去无回。荆州有甲兵十多万，地方数千里，上可以匡助天子，清除奸臣，下可以保护境土，安定自身。怎么可以等待被赐剑自杀，臣妾吞泪而不敢埋葬的日子呢！”休若一向谨慎胆小，假装答应抵抗。敬先出去，就教人逮捕他，向皇帝表白而后杀他。

3. 三月，辛酉日（初三），魏代理员外散骑常侍邢祐来聘问。

4. 魏主派殿中尚书胡莫寒选用西部敕勒为殿中武士。莫寒大收财货，敕勒人愤怒，杀莫寒和高平代理镇守奚陵。夏，四月，各部敕勒都反叛。魏主派汝阴王天赐率兵镇压，

至是寝疾，以太子幼弱，深忌诸弟。南徐州刺史晋平刺王休祐，前镇江陵，贪虐无度，上不使之镇，留之建康，遣上佐行府州事。休祐性刚狠，前后忤上非一，上积不能平；且虑将来难制，欲方便除之。甲寅，休祐从上于岩山射雉，左右从者并在仗后。日欲闇，上遣左右寿寂之等数人，逼休祐令坠马，因共殴，拉杀之，传呼“骠骑落马！”上阳惊，遣御医络绎就视，比其左右至，休祐已绝，去车轮，舆还第。追赠司空，葬之如礼。

建康民间讹言，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贵之相，上以此言报之，休若忧惧。戊午，以休若代休祐为南徐州刺史。休若腹心将佐，皆谓休若还朝，必不免祸，中兵参军京兆王敬先说休若曰：“今主上弥留，政成省闕。群竖恟恟，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。殿下声誉海内，受诏入朝，必往而不返。荆州带甲十馀万，地方数千里，上可以匡天子，除奸臣，下可以保境土，全一身；孰与赐剑邸第，使臣妾饮泣而不敢葬乎！”休若素谨畏，伪许之。敬先出，使人执之，以白于上而诛之。

3. 三月辛酉，魏假员外散骑常侍邢祐来聘。

4. 魏主使殿中尚书胡莫寒简西部敕勒为殿中武士。莫寒大纳货赂，众怒，杀莫寒及高平假镇将奚陵。夏，四月，诸部敕勒皆叛。魏主使汝阴王天赐将兵讨之，以给事中罗云

宋明帝泰始七年（471）

以给事中罗云为前锋；敕勒假降，突袭罗云，给杀死。天赐幸免逃出。

5. 晋平刺王被杀后，建安王刘休仁更加不自在。皇上和嬖幸近臣杨运长等为皇帝身后事商量，运长等也忧虑皇帝死后，休仁执政，自己不能专权，愈赞成皇帝先对付弟弟们。皇帝病情更加重，朝野内外无不看中休仁，主书以下官吏都到东府拜访休仁所亲信的人，预先结交，其他在当值班不能出去的，都感恐惧。皇帝知悉，更加厌恶休仁。五月，戊午日（初一），召休仁入宫见面，不久又说：“今天晚上在尚书下省过夜，明天早上再早来。”当晚，派人送毒药迫他自杀。休仁骂道：“皇帝得天下，是谁的力量呢？孝武（刘骏）因诛杀兄弟，以致自己子孙灭绝，今天轮到你，宋的国命还会久吗？”皇帝忧虑有变故，勉强支持病体坐轿走出端门，知道休仁已死，才又入宫。下诏说：“休仁勾结禁兵，计划叛变，我不忍加以正法，严正教训，休仁惭愧畏罪，乃匆忙自杀。现可赦免他的二个儿子，建安王降为始安县王，由他的儿子伯融袭爵位。”

皇帝怕各方人心惊惶，乃下诏书给各大臣和各州刺史，说：“休仁和休祐亲密相处，休仁向休祐说：‘你只管去奉承皇上，此法自足以安身，我一向很得益于此法。’（按《宋书·文九王·休仁传》中有刘彧的诏书，称两人为同性恋，“寝必同宿，行必共车，休仁性软，易感说，遂成缱绻，共为一家”。）休祐贪暴，他的死去，本是为民除害，但休仁却从此产生忧惧不安，我每次要他入禁中，便入见杨太妃（休仁的母亲）诀别。我在春天多和他去射雉，或因下雨而没有出去，休仁就向他的左右说：‘我又多活了一天。’休仁既经过讨伐寻阳的战争，和负责宫中警卫的将帅都曾共过事，我前些日子不舒适，休仁出入宫中，

为前锋；敕勒诈降，袭云，杀之，天赐仅以身免。

5. 晋平刺王既死，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。上与嬖臣杨运长等为身后之计，运长等患上晏驾后，休仁秉政，己辈不得专权，弥赞成之。上疾尝暴甚，内外莫不属意于休仁，主书以下皆往东府访休仁所亲信，豫自结纳；其或在直不得出者，皆恐惧。上闻，愈恶之。五月戊午，召休仁入见，既而谓曰：“今夕停尚书下省宿，明可早来。”其夜，遣人赍药赐死。休仁骂曰：“上得天下，谁之力邪！孝武以诛锄兄弟，子孙灭绝。今复为尔，宋祚其得久乎！”上虑有变，力疾乘舆出端门，休仁死，乃入。下诏称：“休仁规结禁兵，谋为乱逆，朕未忍明法，申诏诘厉。休仁惭恩惧罪，遽自引决。可宥其二子，降为始安县王，听其子伯融袭封。”

上虑人情不悦，乃与诸大臣及方镇诏，称：“休仁与休祐深相亲结，语休祐云：‘汝但作佞，此法自足安身；我从来颇得此力。’休祐之隕，本欲为民除患，而休仁从此日生烧惧。吾每呼令入省，便入辞杨太妃。吾春中多与之射雉，或阴雨不出，休仁辄语左右云：‘我已复得今一日。’休仁既经南讨，与宿卫将帅经习狎共事。吾前者积日失适，休仁出入殿省，无不和颜，厚相抚劳。如其意趣，人莫能测。事不获已，反覆思惟，不得不有近日



和将帅无不和颜相对，厚加宠络。他的用心，真让人难测，事情不得真相，反复思考，不得不有近日的处置。恐怕对这事不易即时了解，所以通告各位。”

皇帝和休仁本来很要好，虽然杀了他，每每向人说：“我与建安王（休仁）年龄相近，从小相亲相嬉。景和、泰始之间，他所立的功勋实在很大；但事到利害的关头，不得不加以铲除，思念的深切，让人受不了。”因此不觉的流下眼泪。

起初，皇帝刘彧在任湘东王时，与褚渊以彼此相同的文采作风而相友好。后刘彧即位，即对褚渊委以重任。皇帝卧病，渊为吴郡太守，急速召他回建康，即入宫接见，皇帝流着涕泪说：“我病已危急，所以召你，要你要扶持幼主！”黄襦者，是皇子乳母的衣服。皇帝要和他商量杀建安王休仁，渊以为不可以。皇帝愤怒的说：“你是傻瓜！不足以参与大事！”渊害怕而听从。而又任渊为吏部尚书。庚午日（十三日），任尚书右仆射袁粲为尚书令，任褚渊为左仆射。

6. 皇帝厌恶太子屯骑校尉寿寂之的勇猛，正好有关官吏上奏寂之擅自杀死逻尉，因此把他贬到越州，在路上教人把他杀掉。

7. 丙戌日（二十九日），皇帝追废晋平王休祐为平民。

8. 巴陵王刘休若（刘彧的十九弟）到京口，听到建安王死，更加害怕。皇帝认为休若和温厚道，能平息人心，恐怕他将来会夺取幼主，要派人杀他，怕他不听命；要征召入朝，又恐他猜疑惊慌。六月，丁酉日（初十），任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为南徐州刺史，而以休若为江州刺史。皇帝亲写辞句恳切的诏书，征召休若在七月七日赴宴。

9. 丁未日（二十日），魏主到河西。

处分。恐当不必即解，故相报知。”

上与休仁素厚，虽杀之，每谓人曰：“我与建安年时相邻，少便款狎。景和、泰始之间，勋诚实重；事计交切，不得不相除，痛念之至，不能自己。”因流涕不自胜。

初，上在藩与褚渊以风素相善；及即位，深相委仗。上寝疾，渊为吴郡太守，急召之。既至，入见，上流涕曰：“吾近危笃，故召卿，欲使著黄襦耳。”黄襦者，乳母服也。上与渊谋诛建安王休仁，渊以为不可，上怒曰：“卿痴人！不足与计事！”渊惧而从命。复以渊为吏部尚书。庚午，以尚书右仆射袁粲为尚书令，褚渊为左仆射。

6. 上恶太子屯骑校尉寿寂之勇健；会有司奏寂之擅杀逻尉，徙越州，于道杀之。

7. 丙戌，追废晋平王休祐为庶人。

8. 巴陵王休若至京口，闻建安王死，益惧。上以休若和厚，能谐辑物情，恐将来倾夺幼主，欲遣使杀之，虑不奉诏；欲征入朝，又恐猜骇。六月丁酉，以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南徐州刺史，以休若为江州刺史。手书殷勤，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。

9. 丁未，魏主如河西。

宋明帝泰始七年（471）

10. 秋，七月，巴陵哀王休若到建康；乙丑日（初九），赐死在他的宅第中，死后赠号侍中、司空。又以桂阳王刘休范为江州刺史。当时皇帝的弟弟都被他杀尽，只有休范因能力低劣，不被皇帝所忌，所以保全性命。

◆沈约评论说：古代圣王建立法律制度，所以后世的人必须称引先王，这乃是先人的遗训，足以留给后世使然。宋太祖（刘义隆）治国的规模虽弘大，但治家的方法却不好。彭城王义康没有学习先王的遗训，只见兄弟亲密的伦常，而不知君臣贵贱的礼仪，要把家庭的情感用于国家，而君主（指文帝义隆）正猜忌，他却去冒犯；兄弟情薄，他却不了解，以致一点可以用责骂解决的小事情，居然造成灭亲的大灾祸。从此开创彼此猜忌的前例，传给后人。太宗（刘彧）据猜忌之心，依先人前例，杀除弟弟，一点也不犹豫。这样国家没有宗室的依赖，幼主孤立，政权因势力衰弱而丧失，国命因众人拥护而转变。这就如下霜结冰一样，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。

裴子野评论说：能咬虎的猛兽，知道爱惜自己的儿子；能抓狸的老鹰，知道保护自己的鸟巢。太宗保养一个螟蛉子（指养子），却杀自己的同胞弟弟，既迷惘于兄弟的天性，又不知父子的伦常。宋国命的终结，不是上天所废的。亡国的君主，无不抛弃嫡系子孙，而养育旁系宗亲，信任嬖人，厌恶父兄，前面的车子翻覆了，后面的仍不知鉴戒。如果让兄弟继承，还是可让祖庙配享上天；如果异姓入主，则宗庙将要绝祀；太宗不考虑这个，而甘愿消灭兄弟。晋武帝违背文明皇后的嘱托，而使贾后覆亡中原。宋太祖毁弃当初宁陵的誓约，而杀弟弟义康，而登合殿弑杀太

10. 秋，七月，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；乙丑，赐死于第，赠侍中、司空。复以桂阳王休范为江州刺史。时上诸弟俱尽，唯休范以人才凡劣，不为上所忌，故得全。

◆沈约论曰：圣人立法垂制，所以必称先王，盖由遗训馀风，足以贻之来世也。太祖经国之义虽弘，隆家之道不足。彭城王照不窥古，徒见昆弟之义，未识君臣之礼，冀以家情行之国道，主猜而犹犯，恩薄而未悟，致以呵训之微行，遂成灭亲之大祸。开端树隙，垂之后人。太宗因易隙之情，据已行之典，翦落洪枝，不待顾虑。既而本根无庇，幼主孤立，神器以势弱倾移，灵命随乐推回改，斯盖履霜有渐，坚冰自至，所由来远矣。

裴子野论曰：夫噬虎之兽，知爱己子；搏狸之鸟，非护异巢。太宗保字螟蛉，剿拉同气，既迷在原之天属，未识父子之自然。宋德告终，非天废也。夫危亡之君，未尝不先弃本枝，姬煦旁孽；推诚嬖狎，疾恶父兄。前乘覆车，后来并轡。借使叔仲有国，犹不失配天；而他人入室，将七庙绝祀；曾是莫怀，甘心摧落。晋武背文明之托，而覆中州者贾后；太祖弃初宁之誓，而登合殿者元凶。祸



祖的正是太子刘劭。祸福无门，应该事先抉择；能友爱兄弟，不是最安全的吗！◆

11. 丙寅日（初十），魏主到阴山。

12. 起初，吴喜攻讨会稽时，曾向皇帝说：“捉到寻阳王刘子房和贼军主帅，都要在会稽就地处死。”不久攻破会稽，活送子房到建康，而释放了顾琛。皇帝以他刚立大功，不追问责任，而心却怀恨。到攻下荆州后，吴喜抢劫所得的赃款以万计。寿寂之被皇帝杀死，吴喜当时为淮陵太守，都督豫州各军事，知悉后，心很恐惧，自动报请任闲散的中散大夫，皇帝更加疑惑。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萧道成在淮阴有叛宋投魏的心意，皇帝以银壶盛酒封好，教吴喜送给道成。道成害怕，要逃跑，吴喜以实情相告，并自己先喝，道成才喝。吴喜回朝廷，保证道成没有二心。有人密告皇帝，检举吴喜的言行。皇帝认为吴喜善于计谋，一向深得人缘，恐怕不能事奉幼主，乃召吴喜进内殿，很诚恳的和他聊天，出殿后，赐给上等菜肴。片刻，就迫他自杀，然后下诏厚以抚恤。

皇帝又给刘劭等诏书：“吴喜狡猾万端，善于骗取人心。从前大明年间，黔、歙等地有数千个亡命的人，攻县邑，杀官长，刘子尚率三千精兵征讨，仍打败仗。孝武帝派吴喜率数十人到县城，游说贼人，贼即投降，他诡异的骗术，才能如此。在泰始初年东讨时，才只有三百人，直抵三吴，一连经过近战，从破冈向东攻打，到海共有十郡，无不被他扫平，百姓听到吴河东来到，便望风而退，如果不是他对三吴人民积有恩情，如何能这么顺利地平定！考察吴喜的心意，怎能够侍奉行文治的君主，而坐视国家可乘的机会呢？就如同吃药散，当人虚弱寒冷，就要靠药散来暖和全身，等到热气发作，就要抛弃坚强的药散，

福无门，奚其豫择！友于兄弟，不亦安乎！◆

11. 丙寅，魏主至阴山。

12. 初，吴喜之讨会稽也，言于上曰：“得寻阳王子房及诸贼帅，皆即于东戮之。”既而生送子房，释顾琛等。上以其新立大功，不问，而心衔之。及克荆州，剽掠，赃以万计。寿寂之死，喜为淮陵太守，督豫州诸军事，闻之，内惧，启乞中散大夫，上尤疑骇。或谮萧道成在淮阴有贰心于魏，上封银壶酒，使喜自持赐道成。道成惧，欲逃，喜以情告道成，且先为之饮，道成即饮之。喜还朝，保证道成。或密以启上，上以喜多计数，素得人情，恐其不能事幼主；乃召喜入内殿，与共言谑甚款，既出，赐以名饌。寻赐死，然犹发诏赙赐。

又与刘劭等诏曰：“吴喜轻狡万端，苟取物情。昔大明中，黔、歙有亡命数千人，攻县邑，杀官长，刘子尚遣三千精甲讨之，再往失利。孝武以喜将数十人至县，说诱群贼，贼即归降。诡数幻惑，乃能如此。及泰始初东讨，止有三百人，直造三吴，凡再经薄战，而自破冈以东，至海十郡，无不清荡。百姓闻吴河东来，便望风自退，若非积取三吴人情，何以得弭伏如此！寻喜心迹，岂可奉守文之主，遭国家可乘之会邪！譬如饵药，当人羸冷，

宋明帝泰始七年（471）

使病患消止，不是忘记了药散的功用，是形势已用不着了。”

13. 戊寅日（二十二日），把淮阴列为北兖州，征萧道成入朝，道成所亲近的部下，都以为朝廷现正在杀戮大臣，劝他不要应征。道成说：“各位很看不清楚事情，皇上自以为太子幼小，所以杀除弟弟，这与非宗室的人何干！现在只有从速出发，逗留观望，一定要被怀疑，而且骨肉相杀，并不是命运长久的政权，祸难将要发生，正要与各位共同努力！”到了建康，被拜为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率。

14. 八月，丁亥日（初一），魏主回到平城。

15. 戊子日（初二），以皇子刘跻继承江夏文献王义恭。

16. 庚寅日（初四），皇帝病稍好些，大赦天下。

17. 戊戌日（十二日），立皇子刘准为安成王。实为桂阳王刘休范的儿子。

18. 魏显祖聪明早熟，刚毅果敢，而喜爱黄、老、佛教的学术，常常引朝官和僧侣共同谈论玄理，淡薄富贵，常有遁世隐退之心，认为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拓跋子推典雅仁厚，很得清誉，要禅让帝位给他。当时太尉源贺指挥各军在漠南，急速召他回平城，然后与公卿开会讨论，大家都不敢先说话。任城王拓跋云，是子推的弟弟，起来说：“陛下正治理太平盛世，怎么可以上以违背宗庙，下以抛弃百姓呢？而且父子相传的制度，由来已久。陛下一定要卸下政务，则也应该由太子继承大统。天下，是祖宗传下的天下，陛下如果要授给旁系，恐怕不是先人的本意，将会启开奸人的野心，现在将是面临祸福的抉择，不可

资散石以全身，及热势发动，去坚积以止患，非忘其功，势不获已耳。”

13. 戊寅，以淮阴为北兖州，征萧道成入朝。道成所亲以朝廷方诛大臣，劝勿就征，道成曰：“诸卿殊不见事！主上自以太子稚弱，翦除诸弟，何预他人！今唯应速发；淹留观望，必将见疑。且骨肉相残，自非灵长之祚，祸难将兴，方与卿等戮力耳。”既至，拜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率。

14. 八月丁亥，魏主还平城。

15. 戊子，以皇子跻继江夏文献王义恭。

16. 庚寅，上疾有间，大赦。

17. 戊戌，立皇子准为安成王，实桂阳王休范之子也。

18. 魏显祖聪睿夙成，刚毅有断；而好黄、老、浮屠之学，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，雅薄富贵，常有遗世之心。以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子推沉雅仁厚，素有时誉，欲禅以帝位。时太尉源贺督诸军屯漠南，驰传召之。既至，会公卿大议，皆莫敢先言。任城王云，子推之弟也，对曰：“陛下方隆太平，临覆四海，岂得上违宗庙，下弃兆民。且父子相传，其来久矣。陛下必欲委弃尘务，则皇太子宜承正统。夫天下者，祖宗之天下；陛下若更授旁支，恐非先圣之意，启奸乱之心，斯乃祸福之原，不可不慎也。”源贺曰：“陛下今欲禅



不慎。”源贺也说：“陛下现在要禅位给皇叔，臣认为恐怕会紊乱继承的次序，将来会有违逆祭祀顺序的批评，希望能对任城王的话，加以考虑。”东阳公拓跋丕等人说：“皇太子虽然从小就很聪明，但毕竟是幼儿。陛下正是强壮之年，才开始总理万机，怎么就只顾自身，而不把天下放在心上，将如何对得起宗庙，对得起兆民？”尚书陆馥说：“陛下如果放弃太子继承，而改立其他的王，臣请自杀在殿庭，不敢奉命！”魏主生气，变了脸色，问宦者选部尚书酒泉人赵黑，黑说：“臣只以死来奉戴皇太子，其他的不知道。”魏主静默没有话说。当时太子拓跋宏才出生五年，魏主因他太小，所以才要传位给子推。中书令高允说：“臣不敢多话，希望陛下能想到宗庙所寄负的重责，回顾古时周公扶助成王的事。”魏主才说：“那么要立太子，公卿辅佐，有何不可呢？”又说：“陆馥，是耿直的臣子，一定能保护我的儿子。”于是以馥为太保，与源贺持节奉皇帝的玺绶传位给太子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延兴。

高祖拓跋宏年小而富有情感，显祖在前年生病长痛，高祖亲自用嘴吸吮。到受禅即位，就悲伤哭泣不已。显祖问他原因，他说：“代替父亲的感觉，心中感到痛切。”

丁未日（二十一日），显祖下诏书说：“我心求自然，志在淡泊，命太子升登大位，我就可以优游自乐，明洁养心。”

大臣们上奏：“古时汉高祖称皇帝，尊他的父亲为太上皇，乃是用以表明不统治天下。现在皇帝年幼，国家事务，还要由陛下总管，谨上尊号为太上皇帝。”显祖答应。

己酉日（二十三日），太上皇帝迁居到崇光宫，房子不加雕饰，只是土台阶而已，国

位皇叔，臣恐紊乱昭穆，后世必有逆祀之讥。愿深思任城之言。”东阳公丕等曰：“皇太子虽圣德早彰，然实冲幼。陛下富于春秋，始览万机，奈何欲隆独善，不以天下为心，其若宗庙何！其若亿兆何！”尚书陆馥曰：“陛下若舍太子，更议诸王，臣请刎颈殿庭，不敢奉诏！”帝怒，变色；以问宦者选部尚书酒泉赵黑，黑曰：“臣以死奉戴皇太子，不知其他！”帝默然，时太子宏生五年矣，帝以其幼，故欲传位子推。中书令高允曰：“臣不敢多言，愿陛下上思宗庙托付之重，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。”帝乃曰：“然则立太子，群公辅之，有何不可！”又曰：“陆馥，直臣也，必能保吾子。”乃以馥为太保，与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太子。丙午，高祖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延兴。

高祖幼有至性，前年，显祖病痛，高祖亲吮。及受禅，悲泣不自胜。显祖问其故，对曰：“代亲之感，内切于心。”

丁未，显祖下诏曰：“朕希心玄古，志存澹泊，爰命储官践升大位，朕得优游恭己，栖心浩然。”

群臣奏曰：“昔汉高祖称皇帝，尊其父为太上皇，明不统天下也。今皇帝幼冲，万机大政，犹宜陛下总之。谨上尊号曰太上皇帝。”显祖从之。

己酉，上皇徙居崇光宫，采椽不斫，土阶而已；国之大事咸以闻。崇光宫在北苑中，

宋明帝泰始七年（471）

家大事都由他决定。崇光宫在北苑中，又建鹿野佛寺在苑中的西山，和禅僧一起居住。

19. 冬，十月，魏沃野、统万二镇的敕勒族人反叛魏人。上皇派太尉源贺率兵讨伐，镇压二千多部落，追击敕勒残兵到枹罕、金城，加以歼灭，斩杀八千多人，虏获男女一万多人，各种牲畜三万多头。上皇命源贺指挥三路各军，屯驻在漠南。

原先，魏每年在秋、冬之交出兵巡逻，三路并进，以防备柔然，到明年仲春才回来。源贺认为：“往来奔走，疲劳不能持久，请招募各州镇强壮的三万多人，然后分筑三城以驻守，让他们冬天训练，春天耕种。”上皇不从。

20. 庚寅日（初五），魏任南安王桢为都督凉州和西戎各军事，兼护西域校尉，镇守凉州。

21. 任命北琅邪、兰陵二郡太守垣崇祖经营淮北，崇祖从郁洲率数百人进入魏境内七百里，占据蒙山。十一月，魏东兖州刺史于洛侯攻击他，崇祖率兵退回。

22. 皇帝把他以前任湘东王的故宅，改为湘宫寺，修饰得极为壮丽，还要另造十层的佛寺，但不能建，只好分建为二。新安太守巢尚之辞职入京见皇帝，皇帝说：“你到过湘宫寺没有？这是我的大功德，用钱不少。”通直散骑侍郎会稽人虞愿侍候在旁边，说：“这都是人民卖掉儿子妻子卖淫的钱所建的，佛如果有知，应当要慈悲叹息，罪恶比佛塔还高，有什么功德！”侍坐的人都失色，皇帝愤怒，教人赶他出殿。愿慢慢走出，没有一丝惊惶的颜色。

皇帝喜爱下围棋，但棋技拙劣，与当时的第一高手彭城丞王抗对手，抗都让他，说：

又建鹿野浮图于苑中之西山，与禅僧居之。

19. 冬，十月，魏沃野、统万二镇敕勒叛，遣太尉源贺帅众讨之；降二千馀落，追击徐党至枹罕、金城，大破之，斩首八千馀级，虏男女万馀口，杂畜三万馀头。诏贺都督三道诸军，屯于漠南。

先是，魏每岁秋、冬发军，三道并出以备柔然，春中乃还。贺以为“往来疲劳，不可支久；请募诸州镇武健者三万馀人，筑三城以处之，使冬则讲武，春则耕种。”不从。

20. 庚寅，魏以南安王桢为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，领护西域校尉，镇凉州。

21. 上命北琅邪、兰陵二郡太守垣崇祖经略淮北，崇祖自郁洲将数百人入魏境七百里，据蒙山。十一月，魏东兖州刺史于洛侯击之，崇祖引还。

22. 上以故第为湘宫寺，备极壮丽；欲造十级浮图而不能，乃分为二。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入见，上谓曰：“卿至湘宫寺未？此是我大功德，用钱不少。”通直散骑侍郎会稽虞愿侍侧，曰：“此皆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，佛若有知，当慈悲嗟愍；罪高浮图，何功德之有！”侍坐者失色；上怒，使人驱下殿。愿徐去，无异容。

上好围棋，棋甚拙，与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围棋，抗每假借之，曰：“皇帝飞棋，臣抗



“皇帝的飞棋，臣不能切断。”皇帝始终不了解，而更加喜欢。虞愿又说：“围棋是尧教他愚笨的儿子的玩意儿，不是为人君主所喜好的。”皇帝虽生气，但愿是原为他任湘东王时的旧臣，所以都宽恕他。

23. 王景文常害怕自己因骄傲得罪朝廷，屡次辞去职位，皇帝不许，但心中仍以为景文以外戚而气盛，另外张永久经军务，皇帝怀疑二人将来难以信任，就自己创造谣言说：“一士（王）不可亲，弓长（张）射杀人。”景文愈怕，自己上表解除扬州刺史职，情感很诚恳。皇帝给他诏书说：“人担任重要职务，只问他怎样的存心。大明年间，巢尚之、徐爰和戴法兴、戴明宝，职位不过是皇帝的警卫，但权力之大却可比于皇帝。现在袁粲任仆射而兼尚书令工作，而人们却往往不知道有他，粲升为尚书令，居官不疑，人们倾向他，他淡泊简素一如平日，以这样的人担任要职，当然不会产生恐惧。所以居高位会有孤高的恐惧，处低位会有埋没的忧虑，与其有心避祸，不如无心任其自然，存亡的关键，大小都是一个原则。”

泰豫元年（壬子，472）

1. 春，正月，甲寅朔日（初一），皇帝久病未愈，改年号为泰豫。戊午日（初五），皇太子在东宫会见四方来朝贡的人，并接受朝贡簿册。

2. 大阳蛮族酋长桓诞率领沔水以北、澧、叶以南地方八万多聚落向魏投降，自称是桓玄的儿子，逃藏在蛮人中，以智能而被各聚落蛮人推举为领袖。魏任他为征南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、襄阳王，并任由他自选郡县官吏，起用部郎京兆人韦珍和桓诞一起来安抚新附人民，安排处理各种事务，都做得很适宜。

不能断。”上终不悟，好之愈笃。愿又曰：“尧以此教丹朱，非人主所宜好也。”上虽怒甚，但愿王国旧臣，每优容之。

23. 王景文常以盛满为忧，屡辞位任，上不许。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贵盛，张永累经军旅，疑其将来难信，乃自为谣言曰：“一士不可亲，弓长射杀人。”景文弥惧，自表解扬州，情甚切至。诏报曰：“人居贵要，但问心若为耳。大明之世，巢、徐、二戴，位不过执戟，权亢人主。今袁粲作仆射领选，而人往往不知有粲，粲迁为令，居之不疑；人情向粲，淡然亦复不改常日。以此居贵位要任，当有致忧竟不？夫贵高有危殆之惧，卑贱有填壑之忧，有心于避祸，不如无心于任运，存亡之要，巨细一揆耳。”

泰豫元年（壬子，472）

1. 春，正月甲寅朔，上以疾久不平，改元。戊午，皇太子会四方朝贺者于东宫，并受贡计。

2. 大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、澧叶以南八万馀落降于魏，自云桓玄之子，亡匿蛮中，以智略为群蛮所宗。魏以诞为征南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、襄阳王，听自选郡县吏；使起部郎京兆韦珍与诞安集新民，区置诸事，皆得其所。

宋明帝泰始七年～泰豫元年（471～472）

3. 二月，柔然入侵魏国，太上皇派将领出击，柔然逃走。东部敕勒人叛魏投奔柔然，太上皇亲自率兵追击到石碛，赶不上而回。

4. 皇上病重，忧虑死后皇后临朝，江安懿侯王景文以母舅的地位，一定为宰相，王家族人强盛，可能有野心。己未日（三月初七），派使者送毒药赐景文自杀，并手书：“与你打交道，是为保全你的族人，所以才这样办。”命令到，景文正与客人下棋，打开诏书看完，又继续下，神色不变，还与客人思考如何围劫棋子，下完，把棋子盛进盒子，慢慢说：“奉命被赐死。”说后，才拿出诏书给大家看，中直兵焦度人赵智略愤怒的说：“大丈夫怎能坐而受死，州（扬州）中文武有数百人，也足以一拼。”景文说：“我知道你的好心，如果当真要帮我的话，一定为我家一百口人着想。”于是用笔回复致谢皇帝，然后服药而死，死后赠开府仪同三司。

皇帝梦到有人告诉他：“豫章太守刘悛造反。”醒后，就派人到郡杀死他。

5. 魏显祖回到平城。

6. 庚午日（三月十八日），魏主行亲耕田的仪式。

7. 夏，四月，以垣崇祖行徐州事，迁至龙沮戍守。

8. 己亥日（十七日），皇帝临危，任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为司空，又任尚书右仆射褚渊为护军将军，加中领军刘劭右仆射。下诏褚渊、刘劭与尚书令袁粲、荆州刺史蔡兴宗、郢州刺史沈攸之同时接受遗命。褚渊一向和萧道成友好，向皇帝推荐，皇帝又下诏萧道成

3. 二月，柔然侵魏，上皇遣将击之；柔然走。东部敕勒叛奔柔然，上皇自将追之，至石碛，不及而还。

4. 上疾笃，虑晏驾之后，皇后临朝，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，必为宰相，门族强盛，或有异图。己未，遣使赍药赐景文死，手敕曰：“与卿周旋，欲全卿门户，故有此处分。”敕至，景文正与客棋，叩函看已，复置局下，神色不变，方与客思力争劫。局竟，敛子内奩毕，徐曰：“奉敕见赐以死。”方以敕示客。中直兵焦度赵智略愤怒，曰：“大丈夫安能坐受死！州中文武数百，足以一奋。”景文曰：“知卿至心；若见念者，为我百口计。”乃作墨启答敕致谢，服药而卒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。

上梦有人告曰：“豫章太守刘悛反。”既寤，遣人就郡杀之。

5. 魏显祖还平城。

6. 庚午，魏主耕籍田。

7. 夏，四月，以垣崇祖行徐州事，徙戍龙沮。

8. 己亥，上大渐，以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司空，又以尚书右仆射褚渊为护军将军，加中领军刘劭右仆射，诏渊、劭与尚书令袁粲、荆州刺史蔡兴宗、郢州刺史沈攸之并受顾命。褚渊素与萧道成善，引荐于上，诏又以道成为右卫将军，领卫尉，与袁粲等共掌机事。



为右卫将军，兼卫尉，与袁粲等共掌机要大事。这一天晚上，皇帝死。庚子日（十八日）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当时苍梧王刘昱才十岁，袁粲、褚渊共同执政，一改太宗奢侈的风尚，务求节俭，以救积弊，但阮佃夫、王道隆等弄权，贿赂公行，而不能停止。

9. 乙巳日（二十三日），任安成王刘准为扬州刺史。

10. 五月，戊寅日（二十七日），安葬明皇帝刘彧于高宁陵，庙号太宗。六月，乙巳日（二十四日）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立妃江氏为皇后。

11. 秋，七月，柔然部帅无卢真率三万骑兵入侵魏敦煌，镇将尉多侯击败他们。多侯，是眷的儿子。无卢真又入侵晋昌，也被守将薛奴击败。

12. 戊午日（初七），魏主到阴山。

13. 戊辰日（十七日），皇上尊母亲陈贵妃为皇太妃，并把各王太妃称为太姬。

14. 右军将军王道隆以为蔡兴宗刚强鲠直，自己不想居上位，闰月，甲辰日（七月无此日），任兴宗为中书监，改沈攸之为都督荆、襄等八州各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兴宗拒辞中书监，不接受。王道隆常到兴宗处，蹶着脚走到前面，不敢碰到席子，经一段时间才离去，但兴宗却不让他坐下。

沈攸之自以为才能见识过人，从到夏口以来，暗谋反叛。等调到荆州，就挑选郢州精锐的人马、武器，跟着自己，到任后，就以讨蛮为名，充实兵力，招聚勇士，军队严整，常如临敌。并加重赋税以制造武器盔甲，旧时要供应台城的武器都给留下，养马到二千多

是夕，上殂。庚子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时苍梧王方十岁，袁粲、褚渊秉政，承太宗奢侈之后，务弘节俭，欲救其弊；而阮佃夫、王道隆等用事，货赂公行，不能禁也。

9. 乙巳，以安成王准为扬州刺史。

10. 五月戊寅，葬明皇帝于高宁陵，庙号太宗。六月乙巳，尊皇后曰皇太后，立妃江氏为皇后。

11. 秋，七月，柔然部帅无卢真将三万骑寇魏敦煌，镇将尉多侯击走之。多侯，眷之子也。又寇晋昌，守将薛奴击走之。

12. 戊午，魏主如阴山。

13. 戊辰，尊帝母陈贵妃为皇太妃，更以诸国太妃为太姬。

14. 右军将军王道隆以蔡兴宗强直，不欲使居上流，闰月，甲辰，以兴宗为中书监；更以沈攸之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兴宗辞中书监不拜。王道隆每诣兴宗，蹶履到前，不敢就席，良久去，竟不呼坐。

沈攸之自以材略过人，自至夏口以来，阴蓄异志；及徙荆州，择郢州士马、器仗精者，多以自随。到官，以讨蛮为名，大发兵力，招聚才勇，部勒严整，常如敌至。重赋敛以缮器甲，旧应供台者皆割留之，养马至二千馀匹，治战舰近千艘，仓廩、府库莫不充积。

宋明帝泰豫元年（472）

匹，造战舰将近一千艘，粮仓、府库无不充满。士子、商人经过荆州的，多被留下；四方逃命的人，多归藏荆州，以拥护攸之；他的部下如有人逃亡，无论远近，一定要追到。行政措施专横，不再承认朝廷的符敕命令，朝廷既怀疑他，又害怕他。为政凶暴，有时会鞭打士大夫，上级对下级，则当面辱骂。但吏治精明，部下不敢欺瞒，境内没有盗贼，夜不闭户。

攸之勒索各蛮族太厉害，又禁止五溪的鱼盐，蛮人由怨恨而反叛。酉溪蛮王田头拟死，弟弟娄侯篡立，田头拟的儿子田都逃入獠族中，于是各蛮人大乱，一直抢夺到武陵城下。武陵内史萧巖派队主张英儿打败他们，杀娄侯，立田都，各蛮族才稳定下来。巖，是贛的弟弟。

15. 八月，戊午日（初八），乐安宣穆公蔡兴宗死。

16. 九月，辛巳日（初二），魏主回平城。

17. 冬，十月，柔然侵魏，到五原，十一月，太上皇亲自征伐，将北渡沙漠，但柔然已向北逃数千里，太上皇才回平城。

18. 丁亥日（初九），魏主封太上皇的弟弟拓跋略为广川王。

19. 己亥日（二十一日），任郢州刺史刘秉为尚书左仆射。秉，是道怜的孙子，温和懦弱，没有干才，但在宗室中有清高的名声，所以袁粲、褚渊引进他。

20. 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，加给事中、辅国将军，权力逐渐膨胀。并要用他所亲近的吴郡人张澹为武陵郡太守，袁粲等都不同意，佃夫就以皇帝命令颁布，粲等不敢执反对。

士子、商旅过荆州者，多为所羁留；四方亡命，归之者皆蔽匿拥护；所部或有逃亡，无远近穷追，必得而止。举措专恣，不复承用符敕，朝廷疑而惮之。为政刻暴，或鞭挞士大夫；上佐以下，面加詈辱。然吏事精明，人不敢欺，境内盗贼屏息，夜户不闭。

攸之賅罚群蛮太甚，又禁五溪鱼盐，蛮怨叛。酉溪蛮王田头拟死，弟娄侯篡立，其子田都走入獠中。于是群蛮大乱，掠抄至武陵城下。武陵内史萧巖遣队主张英儿击破之，诛娄侯，立田都，群蛮乃定。巖，贛之弟也。

15. 八月戊午，乐安宣穆公蔡兴宗卒。

16. 九月辛巳，魏主还平城。

17. 冬，十月，柔然侵魏，及五原，十一月，上皇自将讨之。将度漠，柔然北走数千里，上皇乃还。

18. 丁亥，魏封上皇之弟略为广川王。

19. 己亥，以郢州刺史刘秉为尚书左仆射。秉，道怜之孙也，和弱无干能，以宗室清令，故袁、褚引之。

20. 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给事中、辅国将军，权任转重。欲用其所亲吴郡张澹为武陵郡；袁粲等皆不同，佃夫称敕施行，粲等不敢执。



21. 魏负责官吏报告各祭祀共有一千零七十五所，每年要用牲畜祭拜达七万五千五百头。太上皇讨厌多杀生，下诏：“从现在开始，除祭天地、宗庙、社稷外，都不准用牲，只用酒和肉干就可以。”

苍梧王（上）

元徽元年（癸丑，473）

1. 春，正月，戊寅朔日（初一），改年号为元徽，大赦天下。
2. 庚辰日（初三），魏员外散骑常侍崔演来访问。
3. 戊戌日（二十一日），魏太上皇班师，到达云中。
4. 癸丑日（二月初六），魏下诏郡守要劝勉地方加强农耕，同一军队管辖区内，贫富要相救济，家中有牛的，要借给没有的，如果没有听从诏书的，一家人全部终身不得做官。
5. 戊午日（二月十一日），魏太上皇回到平城。
6. 甲戌日（二月二十七日），魏主下诏：“一个县令能平治一县没有盗贼的，可以同时统治二县，并同时多一县的俸禄；能平治二县没有盗贼的，可以同时统治三县，三年升为郡太守。二千石的郡守能平治二郡，乃至三郡，比照同例，三年可升为刺史。”
7. 宋桂阳王刘休范，能力平庸，不会说话，没有什么知识，因此不被哥哥们以同列相待，百官众心也没有倾向他的，所以太宗刘彧的末年，得以免去灾祸。到了皇帝刘昱即位，因还幼小，非皇族的士人执政，近臣也专权，所以休范自以为尊贵，无人可比，应该

21. 魏有司奏诸祠祀合一千七十五所，岁用牲七万五千五百。上皇恶其多杀，诏：“自今非天地、宗庙、社稷，皆勿用牲，荐以酒脯而已。”

元徽元年（癸丑，473）

1. 春，正月戊寅朔，改元，大赦。
2. 庚辰，魏员外散骑常侍崔演来聘。
3. 戊戌，魏上皇还，至云中。
4. 癸丑，魏诏守令劝课农事，同部之内，贫富相通，家有兼牛，通借无者；若不从诏，一门终身不仕。
5. 戊午，魏上皇至平城。
6. 甲戌，魏诏：“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，兼治二县，即食其禄；能静二县者，兼治三县，三年迁为郡守。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，三年迁为刺史。”
7. 桂阳王休范，素凡讷，少知解，不为诸兄所齿遇，物情亦不向之，故太宗之末得免于祸。及帝即位，年在冲幼，素族秉政，近习用权。休范自谓尊亲莫二，应入为宰辅；

宋苍梧王元徽元年（473）

做宰相，但又不如愿，心中很是怨愤。典签新蔡人许公與替他打主意，要休范礼贤下士，厚重送给，于是远近来投归的一年以万计，收养勇士，制造武器。朝廷知道他有二心，也暗地防备。正好夏口缺刺史，朝廷认为该地位在寻阳上流，要由腹心官吏掌握。二月，乙亥日（二十八日），以晋熙王刘燮为郢州刺史。燮才四岁，以黄门郎王奂为长史，执行府州政事，配合军力，镇守夏口，又怕上任时经过寻阳被休范所劫留，而从太湫直抵夏口，休范知悉，大怒，秘密与许公與计划偷袭建康，上表要修筑城池，但却把城墙模板拆下收藏。奂，是王景文哥哥的儿子。

8. 吐谷浑王拾寅入侵魏浇河，夏，四月，戊申日（初二），魏任司空长孙观为大都督，出兵讨伐。

9. 魏以孔子第二十八代孙孔乘为崇圣大夫，赐给十户人家以供洒扫服劳役。

10. 秋，七月，魏下诏：“河南六州人民，一户征收绢一匹，绵一斤，谷子三十石。”

11. 乙亥日（初一），魏主到阴山。

12. 八月，庚申日（十六日），魏太上皇帝到河西。

长孙观攻入吐谷浑境内，抢割他们的秋天成熟的谷子。吐谷浑王拾寅窘困，情急请降，派儿子斤入侍平城为人质，从此每年进贡。

九月，辛巳日（初八），太上皇帝回到平城。

13. 派使者，访问魏国。

既不如志，怨愤颇甚。典签新蔡许公與为之谋主，令休范折节下士，厚相资给，于是远近赴之，岁中万计；收养勇士，缮治器械。朝廷知其有异志，亦阴为之备。会夏口阙镇，朝廷以其地居寻阳上流，欲使腹心居之。二月乙亥，以晋熙王燮为郢州刺史。燮始四岁，以黄门郎王奂为长史，行府州事，配以资力，使镇夏口；复恐其过寻阳为休范所劫留，使自太湫径去。休范闻之，大怒，密与许公與谋袭建康；表治城隍，多解材板而蓄之。奂，景文之兄子也。

8. 吐谷浑王拾寅寇魏浇河。夏，四月戊申，魏以司空长孙观为大都督，发兵讨之。

9. 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乘为崇圣大夫，给十户以供洒扫。

10. 秋，七月，魏诏“河南六州之民，户收绢一匹，绵一斤，租三十石。”

11. 乙亥，魏主如阴山。

12. 八月庚申，魏上皇如河西。

长孙观入吐谷浑境，夺其秋稼。吐谷浑王拾寅窘急请降，遣子斤入侍。自是岁修职责。

九月辛巳，上皇还平城。

13. 遣使如魏。